

本报记者 柴锦玉

2026年的雪，落在东天山的驼峰上，也落在崤函古道的石壕间。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唯一的道路遗存。1月2日，来自新疆哈密的东天山骆驼队造访渑池仰韶，这里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原点。4日，驼队完成三门峡11天行程继续东行。此行是为叩访，亦是寻源。像一道逆向的箭簇，射向文明的初曙。

2日下午，仰韶文化博物馆。人声及直播的声浪汇成一片现代的潮汐。被人流推着，视线却沉潜落进一件仰韶彩陶钵上——半坡类型，红陶衣，黑彩。纹饰是几道舒缓的波浪，稳稳泊在陶腹。它不像黄河的怒涛，倒像春雨在田垄上淌出的细痕，温润而自足。

周遭讲解声悦耳：“这是仰韶文化的典型纹饰……”跟随着驼队队员的脚步，耳边仿佛响起“叮咚、叮咚”声，一下下，敲在意识的深处。那是驼铃。陶钵上那些黑白圆点，不正像一串被黄土密封又被时光压制成平面的驼铃吗？而那一道道短弧，哪里仅是水波，分明是无数蹄印，深深浅浅，印在史前的河畔，也印在后世所有风沙弥漫的商道上。

2010年，学者余秋雨先生至仰韶遗址。他说，在此能“谛听人类文明童年的歌声”。他曾将驼队形容为“孤独对荒凉的征服”。此刻，当人们凝视这抔土成器、浴火而生的彩陶，却感到一种更原初的“孤独”：那是混沌对形态的漫长渴望，泥土在等待被“命名”的呼唤。当仰韶先民在素陶上落下第一道有意识的黑彩时，他所征服的是生命在无尽时空中的徒然与寂灭。这陶纹与那驼印，原是同一种心跳的两种显形——都是人类在苍茫天地间，为自己刻下的微小的路标。

历史学家将驼队称为“全球化最早的引擎”。而眼前的陶钵上，仿佛能看见那引擎深处最古老的火花。一道黑彩，从陶腹中心生发，向两侧延展出饱满而自信的弧线。那不是装饰，是一个宣言。从“此”点至“彼”点，最简洁的连接，却是一切关系与叙事的元初公式。这公式被陶轮旋转铭记，被甲骨裂纹承袭，在青铜的威严中沉淀，最终，解算为那张覆盖欧亚的、由无数驿站与驼铃编织的巨网。彩陶上的一道纹，与地图上的一条路，在精神的等高线上重合——它们都是“走出孤寂，寻求回声”这永恒欲望的一次清晰心跳。

展馆里的彩陶，如一片凝固的、文化的山峦。五千年前的纹路里，望得见制陶人身畔那条恣肆奔流、尚未被尊称为“母亲河”的大河，望得见远山脚下，第一批被驯服的黍与粟在风中低垂。仿佛能听见纹路间隙中，那注定要响彻西域的、清越驼铃的节奏预演。

驼队是空间的行者，以足迹连接地理的断裂；彩陶是时间的隐士，以沉默连接历史的断层。二者在此交叉，完成了一个文明的时空闭环。若驼队是季羨林先生所说的丝绸之路“跳动的心脏”，泵送着文明的血液；那么，这仰韶彩陶，便是文明“温热的子宫”。心脏赋予活力，子宫则孕育形态，镌刻基因。那方圆间的尺度，纹饰间的律动，早早编写了农耕的循环、定居的秩序、对自然既敬畏又合作的含蓄代码。后世所有浩荡的交流史诗，其核心的精神指令，或许早在这陶钵的曲折方圆间，完成了原始的编译。

这不是玄想。考古学上已有“彩陶之路”的概念，指向史前中西文明的依稀脉动。眼前的彩陶，正是那更古老“路”的物证。它静默，却非被动。它所承载的丰饶、安稳与美，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定力与吸引力，在千年之后，呼唤并支撑了那条流动的丝路。从彩陶之路到丝绸之路，文明的血脉从未干涸。交流中，驼队队长蒋晓亮说，重走是为了让历史“具象化、活态化”，传承丝路精神。仰韶文化博物馆馆长方丰章说，此行是“向文化致敬，见证传承发展”。

古老基因正呈现当代的显影。在体验彩陶制作时，驼队哈萨克族队员沙格达提，在陶坯上绘出独特的民族纹饰，流畅的花纹间悄然嵌着一座“毡房”。“从小看着妈妈画，这是第一次在陶器上画。”他笑着说。灯光洒落，古今纹饰在明暗间交错、对话，仿佛一片旋转的星图，一扇向所有时间打开的门。

城市依旧喧嚣，车流是另一种形态的潮汐。但那条由彩陶纹路所开启的“路”，从未断绝。它只是不断蜕变其形——从泥土到丝绸，从蹄印到轨迹，再到今日无形却迅疾的数据洪流。文明的传递，本质如此：它静默如陶，却纹路不息；它遥远如古铃，却声声入耳。

它让我们在博物馆偶然的驻足间，在古老纹路蓦然的凝视中，恍然知晓：自己从何而来。

那在我们血脉深处无声奔涌、代代相传的，正是这纹路不息、渴望连接的回响。路的起点，原来就在这方寸之间，在这道人类第一次试图告诉世界“我在这里”的温柔笔画里。



翰墨传情谊

1月3日晚，东天山骆驼队队员与义马市书协举行书法交流联谊活动，现场创作的“丝路古道”“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福”等书法作品，颂扬了驼队历时135天跋山涉水2800公里的壮举，凝聚了两地人民的深情厚谊。

本报记者 任志刚 摄

“年度文化答卷”系列报道之五

文旅融合：诗与远方的“三门峡表达”

文/图 本报记者 王丹丹



游客在挑选文创产品

1 仰韶遗址：考古现场变身研学热地

走进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脚下是沉睡数千年的仰韶文化层，眼前是复原的史前聚落场景，耳畔是考古专家讲述的彩陶故事，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考古遗址，如今已成为游客触摸史前文明的热门打卡地。“以前觉得考古离我们很遥远，没想到在这里能参与模拟发掘，还能跟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学做彩陶，太有意义了！”来自西安的游客李沐童，捧着自己绘制的彩陶盆，脸上满是兴奋。

为了让考古遗址“活”起来，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打破传统博物馆的展示模式，打造了集遗址保护、科普教育、研学体验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在考古探方体验区，游客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学习勘探、发掘、清理等考古流程；在彩陶文化工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演示泥料筛选、拉坯塑形、纹饰绘制等工序，游客亲手制作的彩陶作品，还能带回家作为独特的纪念。

此外，该公园还运用VR、AR等数字化技术，复原仰韶先民的聚落生活场景。戴上VR眼镜，游客仿佛穿越回5000年前，与史前先民一同耕作、制陶、祭祀。“我们要做的，是让游客从‘看文物’变成‘懂文化’，让仰韶文化真正走进大众心里。”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负责人表示，自开园以来，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年均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其中研学团队占比达40%，考古遗址真正从“学术殿堂”走向了“大众课堂”。

2 地坑院落：地下民居焕发民俗活力

如果说仰韶文化让游客读懂了三门峡的“历史厚度”，那么地坑院民俗文化则让游客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生活温度”。“进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作为黄河流域独有的民居形式，陕州地坑院有着“地下四合院”的美誉。曾经，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地坑院因年久失修逐渐荒废，近年来，通过我市文旅融合的改造升级，这些沉睡的地下院落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陕州地坑院景区，一座座修葺一新的地坑院错落分布，每一座院落都承载着不同的民俗主题。有的院落化身非遗体验馆，剪纸艺人指尖翻飞，一幅幅精美的剪纸作品跃然纸上；澄泥砚匠人精雕细琢，将黄河泥料变成温润如玉的砚台；陕州锣鼓传承人敲响锣鼓，用原汁原味的唱腔讲述着黄河岸边的故事。有的院落被改造成民俗民宿，夯土墙、木门窗、土炕床，处处透着古朴的乡村气息，游客可以住下地坑院，品尝陕州十碗席、手工石子馍等特色美食，体验推磨、纺线等传统农事活动，在炊烟袅袅中感受黄河人家的烟火气。

“以前的地坑院是祖宅，现在的地坑院不仅是饭碗，更是文化根脉。”陕州地坑院经营者张先生坦言，文旅融合不仅让老院落“活”了过来，更让当地百姓吃上了“旅游饭”。据景区统计，陕州地坑院景区年均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带动周边200余名村民就业创业，民俗文化真正转化为了富民兴村的“法宝”。

3 虢国文创：文物元素点亮日常生活

如果说仰韶遗址和地坑院是文化“扎根”旅游，那么虢国博物馆文创产品，则是让文化“流动”起来。走进虢国博物馆文创商店，一件件融入虢国青铜器、玉器元素的文创产品让人眼前一亮：以虢国玉璧为原型设计的书签，纹路精致、寓意吉祥；复刻虢国青铜剑的迷你摆件，小巧玲珑、颇具收藏价值；印有虢国兽面纹的帆布包、笔记本，兼具实用性与文化美感，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伴手礼”。

“文创产品不是文物的简单复刻，而是文化的创新表达。”虢国博物馆文创研发负责人张建成介绍，为了让文创产品“叫好又叫座”，团队深入挖掘虢国文化的核心元素，结合现代审美和生活需求进行设计研发。从前期的文物元素提炼，到中期的产品打样测试，再到后期的市场推广，每一个环节都反复打磨。同时，博物馆还积极与高校、设计公司合作，推出联名款文创产品，拓宽文创产品的受众群体。

为了让文创产品走出博物馆，虢国博物馆还开启“线上+线下”销售模式。线下，与景区、商场合作设立文创专柜；线上，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方式，让虢国文创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文创产品不仅成为传播虢国文化的“移动名片”，更激活了文化资源的市场价值。“没想到千年虢国文物，能以这么新潮的方式‘圈粉’年轻人。”一位购买文创产品的网友留言道。

文化为旅游注入灵魂，旅游为文化拓宽路径。从仰韶彩陶的古朴纹饰里，从地坑院落的袅袅炊烟中，从虢国文创的精巧设计间，三门峡正以文旅融合为笔，以黄河文化为墨，在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书写着“诗与远方”的崭新篇章。未来，这座黄河岸边的城市，将继续深耕文化沃土，激活旅游动能，让更多人读懂黄河故事，邂逅三门峡的独特魅力。

俄罗斯“天鹅”邂逅三门峡天鹅湖

本报记者 葛洋

新年伊始，一群来自俄罗斯的“白天鹅”悄然飞抵三门峡。1月1日至2日，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在彩排经典舞剧《天鹅湖》之余，走出剧场，深入“天鹅之城”的山水之间，开启了一段别开生面的艺术寻访之旅。

1月1日上午，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迎来一批特殊访客。演员们虽一身便装，却仍带着舞台上的优雅气质。他们临水而立，与湖中悠游的白天鹅遥遥相望——有人情不自禁踮起脚尖，模仿白天鹅优雅的曲线；有人静默凝视，仿佛在与这群自然的舞者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

“太不可思议了！”演员薇拉在社交平台上分享道，“舞台上的布景竟成为眼前现实，而这里的白天鹅比任何演员都要从容。”演员与天鹅同框的画面，很快在本地网络平台传播开来。

随后，演员们登上“天鹅号”黄河游轮。游船行经清水黄河段，两岸山水如画卷般徐徐展开。成群的红嘴鸥追逐船身盘旋飞舞，舞者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场灵动翩跹的“空中芭蕾”。“没想到黄河这么清澈，更没想到有这么多鸟儿为我们‘伴舞’。”一位演员感叹。

中午，演员们走进“厨老怪”民俗菜馆。在总经理刘建峰的演示下，演员们动手包起了中国传统饺子。面团在他们手中化作形态各异的“作品”，虽然手法生疏，却洋溢着跨文化交流的融融暖意。“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但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一位演员笑着。

1月2日，舞团走进三门峡峡底沟博物馆。七千年的仰韶彩陶文明令他们驻足流连，大家俯身细看器物纹饰，饶有兴趣地探讨古老图案与现代舞蹈之间可能存在的美学连接。

此次三门峡之行，正值三门峡“白天鹅旅游季”。2025年12月31日至2026年1月2日，连续3晚，《天鹅湖》在三门峡国际文博城大剧院倾情上演。当舞台灯光亮起，那些湿地中真实的天鹅、黄河上翱翔的红嘴鸥、饺子升腾的热气、彩陶上流转的弧线，都化为演员心底的独特记忆，融入每一次旋转与腾跃。

这场始于天鹅湖的相遇，不仅是一次芭蕾艺术的巡演，更是三门峡向世界递出的一张生态与人文名片。当艺术遇见自然，当经典邂逅日常，这座城市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讲述着一个跨越国界、融汇文化的动人故事。

本报讯（记者夏泽辉）近日，“泓觅踪·澄泥砚文化遗产寻访”活动团队走进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成功寻访到一方清人改制的“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瓦当。这方兼具秦汉风骨与文房雅韵的珍贵文物，不仅是馆内唯一的瓦当纹砚台，更印证了瓦当与陕州澄泥砚的深厚历史渊源。

据介绍，这方瓦当的原材料为西汉官署瓦当，出土于汉长安城遗址，清代文人将其改制为砚，既保留了古瓦的历史肌理，又赋予其文房实用功能。砚台原配古朴厚重的木盒，斑驳包浆沉淀着百年时光；稍有残损的瓦当面上，十二字篆书端庄遒劲，字间的小乳钉与花蔓纹清晰可辨，尽显汉代文字瓦当的艺术魅力与“祈福康宁”的文化内涵。

瓦当的制作历史可追溯至唐宋时期，唐人吴融曾在《古瓦砚赋》中写道“勿谓乎废而不用，瓦断而为砚”，印证了古瓦制砚的文人风尚。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陕州人马寨澄泥砚坊曾盛行制作“仁义自成”“延年益寿”等吉语纹样澄泥砚，与这方汉瓦改制砚台同为古瓦制砚文脉的延续。唐宋以降，文人好博古之风，常以瓦当金石器物制砚，这方瓦当在清人改制时，既保留了汉瓦的原始轮廓与金石神韵，又借其千年窑火淬炼的坚实质地成就砚台功用，与陕州澄泥瓦当“守古瓦形制，赋文房功用”的理念异曲同工。

此次寻访活动，让团队成员与现场参观者近距离感受了秦汉瓦当的艺术魅力与澄泥砚的传承脉络，为澄泥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参考。

汉陶泓古砚话探渊源